

視志緒言

下

413

859

2

30

25

20

15

10

5

4 13
859
2

視志緒言卷下

附錄

晚香廬記

記與小川三平話

鞭駘錄小引

鞭駘錄中語一條

與山田琳卿書

與十束翁書

呈慊堂先生書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寄贈

視志緒言卷下 目錄

示下系三卷一
送木下士勤序

送安井仲平序

慊堂松崎先生行述

澹齋長沼先生傳

右雜文數篇。先視予志。欲以觀諸子之志。與琳卿書。送士勤仲平序。見擇益友。慊堂先生行述。示為學之方一節。簡明精切。為學者之正鵠。長沼氏傳。可以見學不可不兼文武。故以二先生傳終焉。

晚香廬記

大城之未創築也。今虎門內外坦為平田。植櫻其塢。引渠其間。磬折流東入海。當春時。櫻花如雪。落則皆布水面而下。為江戶一偉觀。人因呼其地曰櫻田。渠曰櫻川。今愛宕山下之櫻川。即其遺支云。先君子卜居於其下流之南。至今十有五年。屋頗破。予更葺而新之。其規制一仍舊貫。而扁則新焉。門東向。左右有室。左曰不息。右曰不換。右西曰日休。其園曰日涉。有樓。隔障為南北。南曰遺經。北曰

十駕合而名之曰晚香之廬。既成客之晨夕來者以予居之狹隘而其扁額之繁也。或笑焉。或嘲焉。予因謂客曰。此古者銘几席觴豆之遺意耳。非爲觀美也。予每晨而起。入不換之室。必仰而思曰。嗟乎。此護堂乎。古人一曰養。不以三公換。旨哉。王介甫之言也。則愛日之情油然而生矣。入不息之室。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夫人居世。知當知行。當行頃刻不息。如日星之常運。所謂居敬立誠者。其在於斯乎。則慎獨之心惕然興矣。歷階而登。遺

經十駕之樓。則曰。嗟乎。此非先君子開以爲予讀書之所者乎。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今遺經俱在。而未能誦而蹈也。其將奈之何。荀卿不云乎。騏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吾篤信而不疑焉。下而入日休之窩。則曰。作僞心勞。日拙。作德心逸。日休。美哉言乎。雖不能及。而吾則有志焉。暇日則曳杖步園。環堵之地。雖無處移步。一草一木亦足以怡顏而成趣。見秋暮黃菊之開。則顧而思。櫻川之春。彼花雖妍。而無香。風雨一至。則繽紛

飛散曾不能保。挾日豈若此。菊之當草木黃落之日。笑風傲霜。清香遠聞。哉。韓稚圭曰。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其有深感於此乎。而我取以名吾廬。則又有說焉。余性至愚。閱史每讀周公瑾年廿四。經畧中原。諸葛武侯廿七。定三分之策。則忸怩將愧死者數矣。他日讀衛武公九十作抑戒。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有以少慰其心也。乃自奮曰。男兒天縱。不與我以超群之資。當自強以奪天工。其成與否。吾其入黃泉而後知之。嗚

呼是晚香之說也。容聞之益笑。益嘲。余不暇顧其狂也。退而書焉。以自警。

記與小川三平話

余性弱而怯。聞鷺鷥之聲。亦為噩然而志。則不甚卑。常欲為宇宙間可指數之人。獨恐其不能成。嘗以為天人之道。在剛健而患莫甚於弱。然天地父母之所賦。雖勉而不可變也已。深以為憂。小川三平者。豫之西條人也。甚口善辯。談有確據。己丑之秋。予在昌平學。與三平為隣舍。嘗為予說明石有

一士人好射甚於好色。而左臂拘攣。不能滿引。就師而學。三月無所進。師曰。止乎。人各有所能。獨弓而已哉。士人退而深憾。決意出妻。獨卧一室。晝則手弓。夜則以石臼荐其肱。目不為食者三年。有過門者。聽弦聲曰。此名手也。吾受之業入而問之。則舊弟子也。大驚。以為神。予聞之。而似有深得于心者。退而把聖賢之書。閱之。開口則曰。沈潛剛克。曰有為者亦如是。曰人一能之。己百之。雖柔必強。今乃篤信而不疑焉。雖然。斯道之難造。非射之可比。

而予質之難變。甚於曲臂。縱令能百倍其力。其成否未可必也。則將何以待之。諸葛武侯不云乎。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杜工部曰。蓋棺事則已。嗟吾至瞑目之日。了之耳。癸巳九月識。

題鞭駘錄

駘馬可致千里耶。曰可。何以知其可也。吾聞之荀卿氏曰。騏驎一日而千里。駘馬十駕則亦及之矣。使荀卿妄人耶。則已。荀荀卿之非妄人耶。則必不敢欺後人也。然則十駕之術如何。曰。鞭之。鞭之。鞭。

志錄言卷下
之而又鞭。今日行十里。明日行十里。行行不息。百年如一。必至所志。斃而後已。其是庶幾及之與。予驚駘也。而有志於千里。以古人為鞭。揮之以氣。以追騏驥之風。寧中道而斃。不願蠢蠢然。帖耳乎。梘間也。作鞭駘錄。

揭抄鞭駘錄仰高篇中語一條

備前芳烈公嗣封之初。夜不安眠。耿耿徹曉。左右請其故。不答。一夜甘寢。異常。左右又問。公曰。予年尚弱。嗣此大邦。未知所以治國之方。思之不已。目

之所以繹。昨讀魯論。至夫子誨子夏為君子儒。始悟學而為君子儒。以為政耳。無他道。心決而氣定。是以鼾睡。嗚呼。公生深宮。長於婦人。而其精思力行如此。吾人晨夕于典籍中。有師友之嚴責。而不志於躬行。獨何意歟。

與山田琳卿書

琳卿足下。僕生於醫師氏。於軒岐之書。雖未曾目涉。然得頗耳。其說醫之察病。以問切望聞為四訣。而問居其先也。問其說則曰。病之為品萬不同。而

受之之源亦不啻萬殊。非令其人自言其狀。何由知之。此問證之所以居其先也。僕聽此言而有怪於吾問學之道焉。人之異稟猶病之有萬品。自非上哲之資。必有偏處。則非一大病乎。身之有病。尚必使其人自言其證。而後知之。而況於心之病乎。先覺者良醫也。後覺者病夫也。則宜自悉其病證。而請之良方。而世之講學者。曾無以是道相藥石者。何也。一日翻然而悟。曰。吁。王政墮而教道變。古之學者在國制。而今之學者在私業。古之學者在

實行。而今之學者在徒說。私業建而大道為曲藝。徒說盛而六經為弁髦。宜矣。學者之無意於實踐也。雖然。古之人不曰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乎。顧在病夫之擇而求之耳。自是之後。每訪明師良友。必自陳其病狀。而求投之藥。而足下則為所求之人矣。語云。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于心。人之相知也。不待試而識矣。向者獲足下於川澄氏。及接芝眉。而聽緒論。僕雖不敏。固已有動於心者焉。僕交天下人亦不少。見文章煥

發者矣。炫才銜技，不見于言，則見于色矣。見博聞多識者矣。誇多鬪靡，不見于言，則見于色矣。見穎悟俊秀，氣欲可畏者矣。不輕於言，則躁於氣矣。見淳茂好古，介然有守者矣。非偏陋寡聞，則詭激悖俗矣。如是者，僕初見則喜之，再則已厭矣。若足下者，可謂人所當有者，皆有人所當無者，皆無者矣。是豈非良友哉！豈非良醫哉！則孰不欲獻其病狀，而求之方劑，况在僕乎！僕賦性昏懦，百病無不在，加之中間迷多岐，轉轉變移，病無定狀，請陳其

詳。僕年十五六時，欲以經術文章名世，以為求道在知古言。知古言在讀古書，目則誓不見漢後書，而手則修李王氏辭。既而入昌平學，漸與四方俊髦交，磨礱切礪，始知文章小技不足修章句腐儒不足為妄意。自斷曰：學者將以有用於世也。諸葛武侯讀書觀大畧，桓彥範不甚喜讀書，所志忠孝大畧有用之學，必如是而足矣。廢作文，後研經專以知經國之務為念。視性命之說為迂腐，聞理學之言則掩耳而走。當時客氣甚盛，勝心如燃，斷然

自以為是而不恤人言。如是者數年。年二十餘。周遊關西。僑寓京阪之間。頗嘗辛艱。其後丁父憂。始躬家事。漸接世路。齟齬扞格。百不如意。乃嘆曰。學者將以為用也。而所學與所為。每相負。豈非學之失其道乎。嘗為之深思長慮。以謂天下之事。有難為者。獨以有私而已。苟無私矣。則事無足為者焉。於是。一切排功利之學。復闇然自修也。已然而仍有一大沈疴。僕膽薄而善怯。材疎而鈍於機。量小而不能大受。常悲學者大患三焉。曰弱。曰昏。曰狹。

有一于斯。良醫將無處投其方。而我皆兼有之。思治之之方。而未獲焉。則慨然以悲。忝然以沮。閑宵清晨時。自環顧其中。尚有一點清明之靈。耿耿如存。如亡。治而養之。似其才不遂止於此者。即復奮然猛省。以慎獨為補方。以集義為恒藥。百事不苟。念念克己。日月不怠。憂憂乎其難哉。足下者。吾黨之扁倉也。嚮約會讀禮記及中庸章句。幸見允諾。望自今以後。會論之次。經中要義。有中僕病者。切告痛論。不遺餘力。以下對證之劑。不冀尋常講訛。

詁者之比也。沈確士有句曰：諸病自心生，心間始可醫。僕心已間矣。他人有所言，不敢不虛納也。况在足下歟。足下怜其一片悃悞之心，而辱誨之，幸甚幸甚。

與十束翁書

正月廿三日。孤哀子鹽谷世弘謹白。先修有言，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君子為學，期于俯仰無愧而已。此言也。僕常誦以為至言，然而未能踐者久矣。僕年廿二，家嚴見背。

老母獨居室，時俸祿甚薄，不足奉菽水之歡。因謂今世俸薄者，手執工藝以足衣食，謂之內職。內職之為言，猶曰私業云爾。僕亦欲效之，自顧性迂材拙，所能者獨吾伊耳。於是聚旁近子弟，抗顏稱師，利其束脩以資養名，曰教授。其實內職之最拙者耳。營營栖栖以送日月，而心甚不寧。深宵夢覺，枕上獨思，講學本非肥家之具。束脩豈糊口之資。師之係世道也大矣。安得以非器叨居哉。於是慙愧刺心痛若受針砭。時或欲改圖變志，別習所謂內

職百感交集。不覺涕洟流落。丈人試置身於僕之地。以顧其心。僕之所云。豈非實際乎。一日繙朱子文集。王近思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顏子方不改其樂。必有處此矣。朱子曰。但學道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讀此。三復大息曰。嗟乎。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古所謂祿仕是也。學非為產也。而有時乎為產。吾今日是也。與其憂愁百端。別

思方法。竟無所成。不若專吾所好。數學相長。以為養親之助。含垢匿瑕。覲然坐臯比者。八年于茲矣。不幸家慈溘焉棄世。因復以為僕之屈志於舌耕者。徒以親在耳。今親以天年終。則宜託孥於丈人。入國黌。以大成志業。然親亡未期。遽然撤先人舊廬。跡類不孝。僕非不思之。亦權事之輕重。而決爾。僕本愚騃。非生好學也。先人為羽州大館。人大館。羽之北鄙。先人少有大志。好儒而惡佛。直以古人自期。然僻境乏文獻。國適有難。父子離散。遂來江

戶性至孝。急於邀親以奉歡。不得已而嗣鹽谷氏。以服其家業。非本志也。故僕之生也。必期繼己志。甫四歲。手執孝經授讀。每有疾風迅雷。凡可怖之事。令朗誦孝經。稍知握筆。令手寫中庸。而後教之。謂寫必善。記及授論語。依音直誦。蓋慮訓點之害也。年稍長。令入國庠。游關西。學於平安。前後縮家貲以資膏火。其所以督課期望者至矣。先人之託若斯而不繼其志。不孝之罪謂之何。曾子曰。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

不聞矣。自先人見背。倏忽八載。今年已三十。日月如流。志業不就。每一念至此。未嘗不慨然淚下也。故今反覆沈思。以爲撤廬之罪輕。而繼志之功重矣。抑嘗聞之。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戾於情。若託室之舉。多家累則不可行。婦無父母則不可行。僕家累有一姊一弟一妻一兒耳。今姊氏既適人。家弟亦爲人義子。荆婦大人長女。而豚兒則丈人外孫。當是時。舉妻子託之丈人。荆婦有寧親之慶。而丈人有含飴之愛。則未必爲不情之舉焉。是僕入鬻

之時方至也。伏惟大人憐其慙迂，諒其心事，使不失其時，以成先人之志。其恩之重且大，宜如何報也。世弘再拜。以下六篇追如

呈謙堂先生書

正月十九日。鹽谷世弘再拜。世弘天資孱劣，志業未成，非以師儒自居之時也。特以家貧親老，覲顏舌耕，以助教水之奉耳。今也慈母不幸，大故貧窶，不足憂舌耕之恥。今則可以免矣。故欲與舅氏十東井齋謀，託室數年，以入昌平學院，身方居艱而

井齋亦適有恙，不得相見商議。本月廿三日，與牘以囑斯事。越數日報翰未至，察其意得無沮而止之乎。世弘甚恐焉。語云：人窮呼父母，今父母俱亡，孤影瑩瑩，窮而無所告訴，獨有視猶父先生在焉。是以大聲呼之。世弘年十九，始執贄先生，爾時容氣甚盛，不顧人毀譽。學術則信祖徠物氏，人物則慕蕃山熊澤氏，以為讀書觀大畧而足。文章兒戲不足，修學問必見於事功而止矣。逢人輒高談放論，以為快事。是以初見日，即及蕃山事。先生喻以

功名不可期。儒者之業唯在經義文章。世弘時未服。越一年。仗劍游上國。南窮紀州。出入乎五畿之間。西徑山陽。至於備前。謂備前卽蕃山經綸之跡存焉。覽其跡而想見其人。天下之觀止於此。是以不復過備前。西一步。直徭關東而歸。當時疎狂如此。辛卯歲遽然失怙。始入仕途。風波險艱。憂憂多拂意之事。時自環顧。疑學乖其方。快然不樂者累月。既而思孫武有七計。以校彼我之情。則未戰而勝負見矣。筭之不可已也。當今貴門地而賤道德。

守簿書而侮先王之法。巧言語者謂之賢。便進退者謂之能。筭錐力者謂之材。而有學術者謂之迂。腐我試與當世之士。校其短長。門地孰貴。道德孰講。簿書孰習。言語孰巧。進退孰便。錐刀孰密。學術孰深。彼所有者皆我所無也。我所長者皆彼所鄙也。欲以此馳騁當世。則愚自是用世之念稍灰矣。今則翻然悟事功原道德。道德原經術。而學問自有用。用自有時。存要用之心。與必人之我用皆不是也。而後乃今大服先生之誨焉耳矣。嘗讀朱子

滄洲精舍論學者曰。今人欲學道。蓋未有能用旬月精力者。不若歸家杜門。以二三年為期。取四子六經。反復讀之。體究諸身。然後就正良師。斯可矣。又觀先生答茗澗林公書曰。古之學者。專力絃誦。某欲依其法。簡緣省事。就靜僻閑院。取九經三史等書。各誦五六千言。其間則依朱子讀書法。益研尋其義。如此數年。學庶乎達矣。先生之言。朱子之訓。篤信而敬奉。以期於必行。然怙亡而恃存。愛日之不暇。事無可省。有餘力不復勤。而歲月奄忽。復

逢風木之感。噫。往而不還者。親也。緣。今則可以簡。是以出於託孥入學之計焉耳。然就學者私也。近君者忠也。今遠君而就學。人或以世弘為厭。世而後君者。而不知斯乃欲大益於君也。蓋世有無用之用焉。蓋嘗觀役夫之運石乎。有萬鈞之石。推之以十夫而不撼。輓之以百夫而不轉。工師立其旁。游手開扇。好音節。以唱歌。百人隨而和之。石則嶺然轉矣。夫石因人力而動者也。今萬鈞之石。百人推之不撼。一人唱之便轉者。何也。所以一衆力者

歌也。謂之無用之用。國家者石也。百官者役夫也。有道義之士。坐而講學。牢籠群材。而一其風教。躬不執簿籍籌筭之勞。隱然爲國家重。獨不類夫工師乎。世弘無用之器也。然頗解音節。用之唱歌。則或適其就學者無他。將益習其歌爾。楊子雲有言。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斯不師矣。濂溪周子曰。師道大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區區之心。竊不自揣。有期乎楊周之言。伏惟先生當代之岱斗。好人倫。如郭有道。思一物不獲其

所若己推而投之水火。天下莫不信其誠者。今世弘殆失其所。是以忘狂疎之罪。敢修書於函丈。伏願哀閔。愚誠勸之。井齋使允託室之請。何賜加旃。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禮也。以事不可已。故覩縷至此。與井齋書附呈。伏請台照。

送木下士勤序

宵靜更深。兀然而坐。仰棟而思。鄙吝之念。時或蘖乎方寸。既而就枕。有端然而臨。悄乎而言。以責我者。心懼而念消。其人則二三畏友也。而木下士勤

居多。顧士勤其何以使予畏之。至乎此哉。向者予之養母也。洎士勤具慶之日也。雖不觀其奉歡膝下。扇枕溫被之容。仰其望雲之眉。而忖其愛日之心。自知其不及遠甚也。士勤爲世子侍讀。務取仁后明辟之徽猷懿躅。而進之。至於掇諸口碑。詢諸故老。博搜而精遴之。以爲簡編。讀其序引。忠盡之意。藹然溢於楮表。獻替之語。裨補之事。雖外人不可得而窺。因其華而可以推其實。予方執方策事幼主。進退之際。有愧于士勤者深矣。士勤同胞四

人。友悌天至。韡韡雖離之情。或發乎文章。或見乎鴻魚往復之語。予有一弟。怡怡之訓。不免時盭。輒自過。曰。木士勤必不如吾也。嗚呼。士勤之使予愧慙者。旣已如此。則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者。蓋亦氣燄有以取之也已。士勤東肥人。祇役來江都。予自與之締交。十餘禩于今。今則遭世子大故。將浩焉而歸。予烏得不黯然而悲。惘然而自失也。雖然。士勤之責予。以行而不以言。予之畏士勤。以心而不以貌。則雖在海嶂千里之外。其精神意氣。固有相

志緒言卷下
紐而弗解者焉。自今而後，予之志行可愧于士勤者尚多。則夢寐之間，端然而臨，悄乎而言，以責我者，何異前日哉？然夢之動於宵，書間之思有以感之也。今與士勤面不相見，言不相聞，則夢亦得無怠于寅夜乎？嗚呼！離合時也，聚散數也，茫茫者天，使予瓠醪苞魚，忻焉逐士勤於品江之麋者，其復在何歲也哉？

送安井仲平東游序

嘗觀於當今之學徒，其在庠校孜孜勤苦者有矣。

及退庠則倦焉，退庠而不倦者有矣。及畜妻子則衰焉，畜妻子而不衰者有矣。及獲祿位則廢焉，獲祿位而不廢者有矣。逢一患嬰一災，則挫焉。蓋其退庠而倦者，其志小者也；畜妻子而衰者，其器狹者也；獲祿位而廢者，其意滿者也。逢一患嬰一災而挫者，其氣不剛者也。吾觀於當今之學徒衆矣，其能退庠而不倦，畜妻子而不衰，獲祿位而不廢，逢災患而不沮，不挫者，若我安井仲平者，未多覩也。仲平，旣肥人，眇然小丈夫，狀寢陋甚，歲之甲申來。

入昌平學居三年。兀兀不少懈。讀書眼透紙背。識慮高卓。議論出人意料。予深畏事之。歸鄉後。歲數次必有書至。大率激憤忼慨。以僻壤乏師友。爲言其藩士之來于東者。僉云。仲平少時孤介。短於容人。今則直而平。方而恕。接衆諧和。事長有禮。闔藩敬信。至參預國事。致身奉公。所建白皆切時務。有著績可傳述。而講學則益勤矣。間從其君。祇役江戶。所居舍湫隘樸陋。塵埃滿席。而讀書之燈常炯。時從師友。出其新得。輒卽驚人。戊戌歲。遂辭官。

挈家來就學於江戶。居無幾而逢火。資財蕩盡。未踰年。季女又病痘夭。仲平自降祿爵。離桑梓。孑然僑居。乎三千里外。竈突未黔。累逢不虞之難。人倫之變。皆人所不能堪。而志氣不少撓。讀書日必盈寸。作文年可以囊計。齡垂五十。俛焉刻厲。不知頭之將蒼。此豈今世之士哉。仲平巧心計。自言吾於數術。不學而能焉。以予觀之。其稟於天者。於智特深。古人云。性敏者多不好學。仲平以最敏之質。嗜學甚於食色。故格致日新。識度日躋。治家善審。出

入之計。不虞之變。待之有備。推而至邦國天下。其於利病得失。確有成算。咸可施行。謂之非今世之士。非譽也。予賦性鈍。百事皆拙。而於算最暗。以故治產無檢。終歲栖栖。精神殆乎耗。自有妻孥。業覺日退。而事君無狀。未能涓埃益乎國。居恒觀於仲平。以自勵。然惟恐其終身不能及也。今茲季夏。仲平欲濟刀彌河。登日光山。還軼北總。游于水府。觀名公賢佐之所經綸。然後東入陸奧。縱覽金華松洲之勝。與衣川高館之陳蹟。壯其意氣。以益為進。

學之資。其驚人者。將滋不可測也。嗚呼。可畏也哉。

慊堂松崎先生行述

先生松崎氏諱復。字明復。初諱宥。字退藏。號慊堂。肥後國益城郡木倉村人。父曰惠法。母米光氏。世業農。或曰其先豐後人。仕大友宗麟。後遷本州。先生幼聰穎。數歲能讀四子五經。十歲以父意。薙髮為僧。年十五乃欲歸乎儒。出奔江戶。訪其親族。不能獲。還至武相界。遇盜盡喪橐銀。彷徨至豆之三島。款寺門投宿。主僧叩其志。而閱之。書致之江戶。

稱念寺。寺主玄門愛其敏慧。勸住持屬院。先生不肯。曰。若欲爲僧。吾鄉之寺。乃鉅於此。唯其不欲。是以奔已。玄門知弗可奪。厚助游資。升諸簡順林公門。入昌平學。先生氣力兼人。治經爲文詩。沈摯精緻。嶄然駕等輩而上之。居數年。快烈公自岩村入。繼林氏。聞其才名。延致家塾。適佐藤君一齋亦在焉。相與磨礪切劘。學業益進。享和二年。掛川城主大隆公辟爲藩教授。食俸廿人口。無幾。隆公卒。太悟公嗣立。深識先生。政事無巨細。多與之詢。先生



悉力匡翼。所言莫不行。列國法士大夫死無嗣者。許暴納異族爲後。謂之急養子。而祿爵遽降。先生建白。凡如是者。宜博搜精遴。以期於得器。不應期限。匆遽致謬。取匪材。其未得之。賜祿如故。則餼粟之費小。而得人之益大。從之。至今國人仰公之風。曰。某法。悟公之所建也。某令。悟公之所定也。口其仁明者。不一而足。蓋出於先生冥贊之力者居多。先生處事。公亮不邀名。不誇功。務歸美於君而已。居其勞。公倚之如左右手。文化八年。朝鮮來聘。津

島林氏例當接伴。快烈公乃請先生以往。從前接鮮之儀，舛陋失體者，至是悉革焉。若林公私見用便服，燕語具書記，投贈從彼，而我乃和答，皆快烈公與先生謀定之。加以先生學殖之淹博，文辭之瞻敏，鮮客敬服，不敢違。初，大悟公在位僅四年而卒，見了公立，亦僅三年而卒。嗣侯襲封之三年，加賜五口俸，以褒積年之勞。其嗣侯之自宮川入續也，先生密疏言事，事秘不傳。時肥後侯以先生其國民也，將請諸掛川侯復之。先生謂出女可以改

嫁而發婦不可再醮。君臣夫婦其義一矣。吾歸于此十年，所天三喪，不可以移。遂與書其鄉人曰：越之鳥飛集於燕，為主人所羅，受其美餌。南望之情雖切，奈主人之恩，何。往復數回，辭旨綦哀。肥人乃不敢強焉。於是作和陶飲酒詩二十首，以示志。遂乞骸骨，買山幕西羽澤村，制茅以家焉。所謂石經山房也。先生學靡攸不闕，最邃經義，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嘗曰：經訓坦明，炳如日星，箋注榛蕪，大道乃荒。欲復諸古，惟在知字而諷誦焉耳。若望文

生意自栩心得私意日長而經旨益乖欲免班氏
所誚碎義巧說破壞形體終以自蔽者得乎吾欲
令學者專玩經文存其大體三年一藝多聞闕疑
庶乎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者可以幾
也若夫訓詁原諸說文參諸漢注唐疏餘力以及
三史文選如是而材之不成者未之有也迺把開
成石經益以孟子大戴記考訂以授梓天保十三
年三月大朝有召見之命四月朔初見大君
即日藩侯賜爵用人別支俸廿人口其後歲時奉

朝請是歲大朝命列侯十萬石以上各刻典籍
先生躍然曰是盛舉也張而大之在吾儕矣因注
古典善本僅存皇朝當急鐫者題曰擬刻書目
獻諸當路明年肥後侯亦召見即建言請借足利
學所藏宋槧五經注疏而梓之事始就緒而先生
嬰疾及病尚說修經事媿媿口占以授徒至瞑目
然後已弘化元年四月廿一日易簣於山房之正
寢距生明和辛卯九月廿七日享齡七十有四既
終之七日門人商議卜地於郭西目黑村長泉院

以葬焉。先生嘗有家園萬里不歸得。且住都城西盡村之句。故其宅兆亦措之郭之極西。遵素志也。先生資性真摯。厚於人倫。誘掖後進。惟恐不及。視人危急。投水火以赴救。雖其骨肉至親。趨趨不敢爲者。獨忘身從之。孤兒寒士及貧不能嫁者。賴以獲所者。不可勝數。其或負恩。及或有過惡。洒然不留於臆。若始不記其事。諸故舊死者。逢忌日。雖遠必往掃墓。不以風雨寒暑少懈。先侯墳廟在箱嶺。距都三百里。屢往而拜之。玄門沒視其子。如視玄。

門。前後交游甚廣。最與符谷掖齋相推重。自言吾志於復古。得之掖齋爲多。晚年聞望益隆。閣老參政或至交膝咨諏。然帷議邃秘。人莫得而聞之。故不能傳也。孺人關口氏。江戶處士專藏女子明遠嗣家。食廿人口俸。皆先沒。側出男曰耆甫。九歲藩侯以特恩。賜俸三口。佐倉侯亦致月廩若干。孫德明未冠。以蔭食俸十五人口。孫女二人。所著有接鮮紀事一卷。接鮮瘖語二卷。游豆小志一卷。換骨志喜一卷。游東陬錄二卷。日錄廿四卷。文詩如干。

卷所校聚有影宋爾雅陶子集三謝詩其審定十
二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已成孟子大戴記
則未逮成云甲辰歲十二月廿日門生鹽谷世弘
謹述

漢書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
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
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
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
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

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
也先生每舉是章以示吾輩曰此學者之正的
也其言流弊處古今一轍今之學子能免此則
材之成可期矣行述中經訓坦明一段尤爲緊
要猶恐蒙生未解故表而出之世弘再識

澹齋長沼先生傳

先生諱宗敬字外記號澹齋信濃松本人長沼五
郎宗政之胤也其先出小山結城氏中世有居野

州長沼城者。因以氏焉。祖山城守廣輝。據奧州南
山城。元龜中。嬰城戰死。父廣次。屬高崎城主。柙原
侯。遠江守從大坂役有功。後依丹波守戶田侯。重光
出羽守松平侯。直政於松本。及松平侯遷封松江。廣
次從往。後去而沒。先生生而知禮。比三四歲。在親
前。未嘗平立而旋。鄉里號奇童。初依丹波守戶田
侯于明石。于加納侯嘗設倡優。縱臣庶觀。先生獨
注目君側。不頃刻轉眄。意若警非常者。有倉滿某
者。熟視異之。謂人曰。此兒必成偉器。年十二。仕爲

近習。祿百石。十六歲。上疏言事。後又進讜言者數
卒。不合。去赴江戶。從安達彌次兵衛學書翰式。一
日。火延其宅。多失書箴。內有秘籍十餘卷。安達憂
曰。吾學絕矣。先生乃以所默記綴緝進之。迨後獲
原書。比較不失一字。安達大奇之。以其妹妻之。薦
之筑後國主有馬侯。玄蕃頭食二百五十石。寬文
八年。辭祿而去。筑前國主黑田侯。右衛門招以重
祿。先生曰。吾聞兩筑之祖。舊有怨讎。國家不幸有
事。釁隙再開。則吾於致躬也窮矣。固辭弗就。初先

生在加納也。游僧寺習字。聞旁兒讀小學。輒能記之。僧為摘其文講解。先生大悅。自是篤信洛閩說。以持敬為主。以聖賢為必可及。沈研經術。旁學甲州兵法。既而曰。世所傳武田氏兵法者。多小幡景憲輩所割裂彌縫。非當時信傳也。吾為武門胄。不可以不正焉。於是鑽極古今。鑿鈴間。有身經戎陣者。必往質之。至銃馬曲藝築城制。靡弗窮究。原諸三代師律。意參諸孫吳七子。下稽明將俞戚之法。量時宜。驗實效。網羅參伍。明辨精遴。著兵要錄二

十二卷。以建一家言。大要射馭刀槍。原之本邦。節制紀律。取之漢土。大小火器法。則參用西洋。嘗語門人曰。吾錄二分書也。二分在口訣。五分則在學者自得焉耳。後來有善用之者。不必株守我法也。而其最所深悟者。風后握奇。武侯八陣也。述握奇八陣集解。以糾公孫弘。獨孤及輩之失。補李靖趙本學等所未備。自以千載不傳之秘。於今發焉。一時聲譽高海內。諸侯爭請為師。然先生不欲以兵家自名。又不喜奔馳侯門。其應請以二三家為限。

必先說經然後及武備前國主芳烈公松平新大
郎光政請看其著書乃抽出師篇呈覽公深嘉之嘆曰俾予齒尚壯乎將從斯人而游也今老矣靡及也夫乃令其臣日置伊右衛門從學明石城主松平侯若狹守
直明以容禮延之厠諸國老與聞政務居五年去隱城州伏見里或曰以禮貌衰也或曰熊澤蕃山游明石謂公曰武事有長沼宗敬在焉文事則君請與臣圖之其學又先生所不喜故去元祿三年十一月廿一日沒年五十六先生器識明達有

異材端莊廉儉言無虛僞行由規矩於出處進退及守正防異尤所用心有僧白底者屢來聽講後化還俗藤井懶齋語人曰吾聞澹齋雖通經而意兵意謂必有武弁風迨見之學術醇而踐履篤吾益友也聞其死深悼之前沒三日先生召寺僧約以葬依古禮命藤井象水理後事象水者懶齋子而學於先生者也學徒後先數百千人其尤著者佐枝尹重宮川尚古尚古小濱人仕筑前國主黑田侯所著有兵要續錄尹重始仕新庄領主桑山

侯美作守又仕備後守酒井侯最後仕伊賀國主
藤堂侯和泉守著握奇八陣或問再辨單騎器械
制等書二氏門徒甚盛故先生之學分為兩派享
保中有人進兵要錄於有德大君者大君賜
覽嘉賞稱為無雙兵書逮寬政時會津國主松平
侯革新國政其戎制多取長沼氏成規於是乎先
生之道益得所施用云

鹽谷世弘曰或問澹齋先生曰握奇書果風后所
作乎先生曰不必論作者真偽吾取其陣法之蘊

括乎此耳必欲觀聖人之兵大易師卦盡之矣觀
乎斯言其所詣蓋超然遠矣世或以先生生在偃
武後貶其書以為几上空談殊不知思之通也必
神而智之至者變來即應古之名將有少年就戎
者有脫逢掖被介冑者彼豈經事閱陣而後能乎
且江帥身未曾汗馬而其門下乃有源奧州明俞
大猷稱一代良將而其師趙本學眇然山澤癯儒
耳學之不可以已也先生之道大行乎世庸詎知
百載之後涉其流溯其源者不有奧州大猷其人

出焉乎哉。

士兼文武者。古今何限。獨舉先生者。以予嘗學其兵法。而近適作是傳。別有六藝論。具論古人之學。必該文武。文長不載。

視志緒言卷下 畢

視志緒言跋



客歲宥陰先生奉命修國史。自以為年既耆艾。精力衰耗。惟恐不果。因欲盡謝生徒。以專力編摩。然職居師儒。有未得痛拒者焉。

有清業者。錄出是書。眎之
曰。此吾壯年之作。今仍斯
心也。學者立志為要。志既
立矣。當正學路。若夫訛詁
章句之疑。質諸友朋。審諸
吾心而可。是書首論立志。

次示入學之方。予之欲與
二三子言者。是已。今茲春
首。予謁先生。談及是事。因
請鑄之家。以廣頒學生。見
許。乃謄寫。以授剞劂氏云。
慶應元年乙丑三月

夷田大島信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大島信藏' and '新志終言']

慶應二年^{丙寅}六月

江戸

書林

大坂心齋橋通北本町

河内屋喜兵衛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和泉屋吉兵衛

日本橋通三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二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横山町三丁目 須原屋新兵衛

淺草茅町 和泉屋金右衛門

銀座三丁目 須原屋伊八

山城屋政吉 梓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829